

美国戏剧选

尤金·奥尼尔

啊，荒野！

人 物

纳特·密勒 《环球晚报》的业主

埃西 纳特的妻子

阿瑟

理查德

米尔德丽德

汤米

锡德·戴维斯 埃西的弟弟

莉莉·密勒 纳特的妹妹

戴维·麦科姆伯

穆丽尔·麦科姆伯 戴维的女儿

温特·塞尔比 阿瑟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

贝 尔

诺 拉

酒吧间侍者

推销员

场 景

第一幕

康涅狄格州一个规模较大的小城，密勒家的起居室——一九〇六年七月四日清晨。

第二幕

密勒家的餐室。当天傍晚。

第三幕

第一场 一个小旅馆的酒吧后间。当天晚上十点。

第二场 同第一幕。密勒家的起居室。当天晚上十一点过后。

第四幕

第一场 仍然是密勒家的起居室。第二天下午大约一点。

第二场 沿港湾的一片海滩。那天晚上九点左右。

第三场 同第一场。起居室。当晚十点左右。

第 一 幕

景

康涅狄格州一个一般大的小城里，密勒家的起居室——一九〇六年七月四日，早晨大约七点半。

房间很大，在早晨的阳光下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室内陈设简陋，大部分是一些不太值钱但比较实用的家具。左边两扇窗下靠墙处是一只沙发，沙发上有丝织缎做成的坐垫和靠垫。沙发后空缺的墙前有一只玻璃门书橱，橱里摆满了一套套廉价书。在后墙左面，有一个不但有拉门而且装着门帘的双重出入口。出入口的右面还有一只书橱，但这只书橱较小，没有门，橱里堆满了孩子们的书和过去几年里的畅销小说——那些书是这个家庭里的人都读过的。书橱的右面是另一个双重出入口，它和左边那个出入口相呼应，通往一间光线充足的前客厅。右边墙的后面是一个通往走廊的纱门，前边是两扇窗，窗户之间有一张书桌跟一把椅子。卧室中间是一张大圆桌，桌上有一盏绿色罩子的台灯，台灯的电线通向上面一个枝形吊灯的五个插座其中的一个上面。桌子旁边是五把椅子——左面、右面和右后面放着三把摇椅，后面和左后面则是两把扶手椅。一条价钱便宜、也并不叫人厌烦的地毯占去了地板的大部分地方。墙上贴着白纸，纸上是一些使人兴奋但不很好看的蓝色图案。

自后间外面的餐室里传来一阵话语声——这个家庭刚刚吃完早餐。然后，密勒太太严厉的声音传了出来：“汤米！回来把你的牛奶喝完！”就在此时，汤米从后间跑向了出入口——一个圆脸蛋、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十一岁男孩，眼睛乌黑，金黄色的头发湿

漉漉的，有一部分粘结在一起，垂在额头上；他有一张容光焕发的、温顺的脸，唇边还留有一圈刚喝过的牛奶印。他受压抑的活力迸发出来，渴望着七月四日这一天到来，所以他并不理会他母亲的叫喊。

汤 米 （诚恳地）啊，我吃饱了，妈。刚才我都说我要走了，是你说好的。（可以听见他的父亲在和他的母亲对话，然后她高声说：“好吧，汤米。”汤米迫切地）现在我可以出去吗？

母亲的声音 （纠正他）应该问“我可以吗”！

汤 米 （焦躁不安，但顺从地）我可以吗，妈？

母亲的声音 可以。

〔汤米好似一个听到发令枪声的短跑运动员向通右面走廊的那扇纱门蹦过去。〕

父亲的声音 （在他身后叫道）但你必须离开这幢房子才可以放爆竹，记住！

〔但汤米早已穿过那扇纱门，甚至都顾不得把门关上。〕

〔过了一会儿，这一家人来到后间门口，他们刚从餐室过来。走在前边的是米尔德丽德和阿瑟。米尔德丽德十五岁，身材瘦长，脸形大而不端正，就象她父亲那样，要说漂亮是一点儿也谈不上。但她那对灰色的大眼睛却很美；她的性格开朗，笑起来很迷人，大家都认为她是个有吸引力的姑娘。她穿着当时流行的衬衫与裙子。〕

〔阿瑟是密勒那些尚未可以独立生活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已经十九岁了。他长得高大魁梧，胸部健壮，肌肉发达，真有些当时足球巡边员的架势。他有一张古板的方脸，一对小小的蓝眼睛，一头黄里带红的黑发。他的举止象一个大学生，身上穿着那个时候最新型的大学生服。这种服装已不象前几年那样流行一时，但垫肩与半陀螺形的裤子还很时兴。这种裤子带宽翻边的裤脚很小，如果穿着鞋，裤子根本脱不下来。〕

米尔德丽德 （当他们上场时——有点好奇地）今天你去哪儿，阿尔特？

阿 瑟 （神气活现地）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他卖弄地从袋里掏出一只印有一个大 Y 字和班级号码的烟袋，和一个刻有银 Y 字和号码的笨重方柄烟斗，开始装烟。）

米尔德丽德 （嘲笑地）我敢肯定我照样知道这件事！非要我说出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吗？E. R.！（她笑了起来。阿瑟为他引动女子的巧妙手法而自得，可是不值得多做回答。他走到桌旁，点燃烟斗，拿起当地的晨报，懒洋洋地躺在桌子左后面的扶手椅上。他快速看着报上的大字标题，用口哨吹起了《啊，再陪我跳一圈华尔兹舞吧，威利》的曲子。米尔德丽德则坐在左前面的沙发上。）

〔这时，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姑妈——他们的父亲的妹妹莉莉，跟在他们后面出现在后间门口。密勒太太的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她是一个矮小而壮实的妇人，她那夹杂着灰色的浅棕色头发有点褪色；当她还是个少女时，这种颜色的头发配上她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和娇小伶俐的相貌，一定是很漂亮的。她有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一副和气的、母亲的容貌——还有家庭主妇忙忙碌碌的样子。她穿着衬衫与裙子。

〔莉莉·密勒，她的小姑，四十二岁，个儿高高的，又瘦又黑。从外表看，她和那种当教师的老处女很相象，甚至还戴了一副眼镜。可是她镜片背后的灰色眼神是柔和的、无神的，她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是害羞而和蔼。她的声音与她的形象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是柔和的，而且充满了甜蜜。她也穿着衬衫和裙子。

密勒太太 （在她们出场时）叫他喝牛奶就好象是——（她忽然注意到半开着的那扇纱门）天哪，瞧那扇门，他走了也不记得关上！这间屋子要给苍蝇住了！（跑过去关门）我跟他说了不知有多少遍了——可他仍那么干！简直是废话（她砰的一声关上门。）

莉 莉 （微笑）咳，你别指望一个男孩在七月四日还会想到关门。（她很自觉地跑到书桌右前方的直背椅上坐下，把那些舒

服的椅子让给别人。)

密勒太太 这都是你的错，莉莉——经常替他说情。你要把他宠坏了，也不考虑我。(她坐到桌子右边的摇椅上) 唷，我觉得热，你呢？看来今天是一个大热天了。(她从桌上拿起一本杂志扇着。)

〔这时，她的丈夫和弟弟来到后间门口，两人都抽着雪茄烟。纳特·密勒快六十岁，黝黑的皮肤，又高又瘦，肩稍微有点下垂，头秃得很厉害；他的衣着尽管很体面，但并不能掩饰他那不修边幅的天性。他有一张长脸，脸庞大而不端正，很平常，但他灰色的眼睛却是既敏锐又富于幽默感。〕

〔锡德·戴维斯，他的小舅子，四十五岁，又胖又矮，秃顶，有一张象童话中永远不会长大的顽童似的脸；他穿着的轻便服曾一度非常整洁、帅气，可如今却褪了色，走了型。〕

锡 德 (在他们出场时) 哦，我很喜欢这活儿，纳特。如果你知道那儿的门道，沃特伯里可真是个奇怪而古老的开放城市。我在故事中开了个玩笑，使得那儿一班人乐不可支。沃特瓦根——沃特伯里——滑铁卢！

密 勒 (露齿而笑) 好极了！

锡 德 (自得地) 我自己也知道这实在是妙。(说着却表现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好像有什么隐秘的烦恼) 不错，你可以了解沃特伯里的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沃特伯里寻求那种生活的话！

密 勒 沃特伯里怎么了？锡德？

锡 德 我是说象沃特伯里那里的生活方式很好——可是绝对没有什么地方能够象家里这么好。

〔似乎为了中断他的话，走廊外面响起了一连串噼噼啪啪的响声，那是汤米为庆祝七月四日这一天的到来而放的鞭炮。房间里所有的人都从椅子上跳起来。〕

密勒太太 那孩子！(她朝那扇纱门踱过去，跑到走廊里) 汤米！刚才你爸爸怎么跟你说的！把你的鞭炮拿到后院去放，

听见没有！

阿 瑟 （蔑视地皱了皱眉）毛孩子！他那样做是为了吓唬我们。

密 勒 （苦笑）该死的孩子！不到天黑他便会把这房子弄得烧起来。

锡 德 （笑着唱道）

“他们称邓诺什么

可他了不起，好象罗斯——福。”

〔他们都笑了。〕

莉 莉 锡德，你疯了！

〔锡德冲她笑了笑。密勒太太从走廊回到房中，依旧是一副气冲冲的样子。〕

密勒太太 好啦，我打发他到屋子后面去了，这回我们可以清静一点啦。

〔好像为了和她唱对台戏似的，从屋子的左后面传出了鞭炮与横炮的爆裂声。在整个这一幕中，这种响声连续不断地传来，虽然它们没有第一次爆裂声那么响，但也足以干扰他们的谈话。〕

密 勒 喔，今天你们讨论些什么呀？锡德，你一定要和我去参加巨人俱乐部的野餐罗。

锡 德 （有些为难）当然，我的意思是很愿意去，纳特——就是说，如果——

密勒太太 （用一种带笑意的怀疑的眼光看着她的弟弟）哼！我知道巨人俱乐部的野餐经常意味着什么！

莉 莉 （以一种不自然的玩笑口气插进来，来掩饰她那投热情劲儿）不，不是这一次，埃西。自从他的名字上了沃特伯里的报纸，锡德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至少昨天晚上他还对我这样发誓来着。

锡 德 （避开她的目光，有点儿羞涩——但以开玩笑的话叉开）如同白雪一般纯洁的人，那就是我。他们将要选我当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的主席呢。

〔大家都笑起来。〕

密勒太太 锡德，你这个人真特别，什么事都喜欢开玩笑。但是你可得小心一点，听见没有？我们今天有一顿晚餐，你知道——那是用新鲜海货做的最好的佳肴，你从未吃过。可我并不希望你回家来——嘿，这下你不能一饱口腹了。

莉 莉 哦，我知道今天他一定会注意的。是吗，锡德？

锡 德 （更觉尴尬——以夸张的玩笑话来摆脱尴尬）莉莉，我对你发誓，如果谁请我喝酒，我就要杀了他——就是说，除非他改了主意！

〔除莉莉外大家都笑了；莉莉咬着嘴唇，表情呆板。〕

密勒太太 和他说没用，莉莉。现在你应更清楚了，我们只能往最好处想。

密 勒 行啦，你们别再作弄锡德了。今天是七月四日，在这个的节日里，即使一个受制约的记者也有权利过得快乐一些呀。

密勒太太 我想到的并不仅仅是锡德。

密 勒 （向其他人眨眨眼睛）什么，难道你在暗指我曾经——

密勒太太 好吧，说句公道话，不是你真的要——但我已知道你会从那个该死的巨人俱乐部的野餐回来——嘿，我可不希望哪一只小鸟对我耳语，告诉我你除了到过井里还去过别的地方！（她温和地笑了，密勒也轻声笑起来。）

锡 德 （偷偷地向态度呆板、默不作声的莉莉望了一眼——忽然把话题转到阿瑟身上）你准备怎样欢度七月四日呢，去划船吗？

〔阿瑟一本正经地板着脸。〕

米尔德丽德 （嘲笑地）要是 he 不说，我可以告诉你。

密勒太太 （微笑）我觉得他要到兰德家去。

阿 瑟 （严肃地）我和伯特·特纳要带埃尔西和埃塞尔·兰德去划船，然后在草莓岛上野餐。今晚我在兰德家吃饭。

密 勒 那么，他们是请你罗。米德！你今天怎么过，
米尔德丽德 我要去海滨的安妮·卡尔佛家去。

阿 瑟 （嘲讽地）那儿绝对不会有男孩到场的吧！比如说，约翰尼·多德？

米尔德丽德 （格格地笑着——然后娇媚地把头往后一仰）啐！我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海滩上仅有的鹅卵石。

密 勒 你们俩别再这样没完没了地开玩笑了。埃西，你和莉莉打算怎样度过这一天？

密勒太太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作过任何计划。你有打算吗，莉莉？

莉 莉 （温柔地）没有。随你便好了。

密勒太太 那好，我们不如就这样围坐着，休息休息，随便谈谈吧。

密 勒 无论你们在哪一天都可以闲谈，可今天是七月四日呀。嗨，我倒有一个更好的想法。你们认为坐小汽车出去兜风如何？我要把那辆比克开出去，环城兜上一圈，一直开到灯塔外面再回转。然后锡德和我再送你们回这儿。或把你们送到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我们再去赴野餐。

密勒太太 这个我倒喜欢。你呢，莉莉？

莉 莉 这的确很好。

密 勒 好吧，那就说定了。

锡 德 （窘迫地）莉莉，想不想晚上和我一起去海滨看焰火？

密勒太太 对了，锡德。你带她出去吧。可怜的莉莉总是和我在家里呆着，她从未有过什么娱乐活动。

莉 莉 （兴奋而又感激地）我——我想去的，锡德，谢谢你。（接着脸上又露出一种担忧的神情）但是如果你回家的话，我可不愿意去——你是知道的。

锡 德 （又恼又羞——但还是用玩笑扯开，严肃地）这样恐怕过于刻薄了吧。纳特。我可不不想这样说你妹妹。

〔他们都大笑起来。甚至莉莉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

阿瑟（幽默地）听着，锡德舅舅。今晚你和莉莉姑妈在海滩动手动脚，可别让我碰见——否则我就有权利去叫警察了！

〔锡德和莉莉被阿瑟的几句话弄得很尴尬。玩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米尔德丽德知道这两个上了年纪的人还要卿卿我我便傻笑了一阵子。〕

密勒太太（训斥地）阿瑟！

密勒（冷冷地）行了，你在耶鲁大学的足球训练好像把你的幽默感都磨钝了。

密勒太太（突然地——好像吃了一惊）理查德在哪儿？我们差点把他给忘了。噢。那孩子在哪儿？我记得他吃完早饭和我们一起进来的。

米尔德丽德我敢肯定他一定躲在哪个地方为穆丽尔·麦科姆伯写诗，这个傻瓜！要不就是装作在写这么一首诗。我觉得他正在抄——

阿瑟（回头朝餐室看了看）他仍在餐室里看书。（转回头来——轻蔑地）我的老天，现在他总是看书。我可不想就这样消磨节日的大好时光。

密勒（讽刺地）他读他的书，你也觉得奇怪吗。这便是他在班上名列前茅的缘故。我希望在你离开纽黑文之前，他们能让你知道读书是一种好习惯。

密勒太太（严肃地）我想起来了，纳特。我早就想告诉你理查德念的是些什么鬼书，你一定要找他好好谈谈——（她从椅子上站起）我现在就把这些书拿来，我知道他把书藏在他那只衣柜的搁板上。你等着瞧吧，这都是些什么——（她急急忙忙地向右后方跑去，穿过前客厅。）

密勒（对于他的妻子将会拿些什么书来根本毫无兴趣——对锡德抱怨道）我看直到晚上她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然后露齿一笑）不管怎么样，我知道那没什么大不了。当我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想到那些书，我也会悄悄地躲在一边读它们。

锡 德 我也是这样。我猜想迪克正沉浸在尼克·卡特或科利尔老船长的故事中哩。

密 勒 不，他早就过了看这种书的年龄了。他现在的嗜好是诗，我想——是爱情诗——还有社会主义，我能从他那些激进的言语中想到这一点。（然后轻快地）嘿，不过说说他也好。（他叫道）理查德。（没人回答——他又大声喊）理查德。（还是没人回答——于是他大叫一声）理查德！

阿 瑟 （喊道）嗨，迪克，醒一醒吧！爸爸在叫你呢。

理查德的声音 （从餐室中传来）哎，我来啦。

密 勒 真该死！在他认真读书的时候，就是房子塌下来，他也不会——

〔理查德从后间走向了出入口，手里拿着他刚才读的那本书，一个手指还做着读到哪里的记号。他被从另一个世界唤回到现实中来，心里很不愿意，甚至还有点慌张。〕

〔他大约十七岁了，刚从中学毕业。在外表上，他把他父、母亲的长相融合得那么完美，所以他俩都认为理查德象对方。他有他母亲的淡棕色头发，也有他父亲的灰色眼睛；他的脸形适中；身材也适中，不胖也不瘦。他不能算好看，但也不算难看。可是他的确和他的父、母亲有所不同。他的身上多了一些特别敏感的东西——一种精神恍惚的、忧心忡忡的、背叛的、羞涩的、梦幻的、自觉的成分。在举止上，他有时好象一个单纯朴实的男孩，有时又象一个严肃的演员。他穿着预备学校的服装，这和阿瑟的大学制服形成了对比。〕

理查德 你叫我吗，爸爸？

密 勒 我希望我能表达得更为明白一点。过来，坐一会儿吧。（他指了指他身旁那张桌子右面的摇椅。）

理查德 （走向前去——抓住这个机会表现他的专心——用一种不服气的态度解释到）我没有听到你叫我，爸爸。我刚才是在

另外一个世界里呢。

〔米尔德丽德顽皮地把脚伸过去，理查德被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她得意地笑了起来，阿瑟也笑了。〕

阿瑟 好极了，米德！这样做才可以使他清醒过来！

理查德 （柔和地笑着——现在完全象个孩子了）你真该死，米德！我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他将她推回到沙发上，用空着的一只手呵她痒，另一只手里仍拿着书。她尖叫起来。）

阿瑟 让她尝尝厉害，迪克！

密勒 好啦好啦，不要闹个没完没了。坐下，理查德。（理查德顺从地在桌子右面的椅子上坐下，面朝着他父亲）今天你希望做些什么？与米尔德丽德一起去海滨吗？

理查德 （以一种满不在乎态度）那些傻姑娘的聚会！我绝对不去！

米尔德丽德 因为穆丽尔不去，他也不去了。我敢肯定，他和她已经在哪个地方订好约会啦。

理查德 （羞得满脸通红）你给我住口！（然后对他父亲说）我觉得我还是呆在家里，爸爸——至少今天上午要在家里。

密勒 和汤米放爆竹吗，嗯？

理查德 （挺直腰杆——郑重其视地）不是的。（接着又傲慢地皱起眉头）我不喜欢七月四日这种愚蠢的庆祝活动——所有关于自由的谣言——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自由！

密勒 （眼里闪着光）哼。

理查德 （更加兴奋起来）自由者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哟！他们应该称它为奴隶之家——雇佣者被踩在资产阶级的脚下，挨着饿，为了能得到孩子们吃的面包而哭喊，可是他所得到的只是石块！七月四日实在是一出愚昧的滑稽戏！

密勒 （把一只手放到嘴上以遮掩笑容）哼，这些话讲得太过火了。你在外面最好不要发这样的牢骚，要不然他们要抓你进去的。

锡 德 甚至要把牢门的钥匙都扔掉。

理查德 （不满意地）让他们抓我进去好了。可是，宪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又怎么解释呢？那一定也是一个笑话罗。（接着他又严厉地说）不，你们当然可以庆祝你们的七月四日，我却要庆祝人们将断头机重新搬出来以及我亲眼看见皮尔庞特·摩根被关在死囚车中推走这一天！

〔他的父亲和锡德听得兴趣十足；莉莉感到吃惊，可看到他们那副模样，也笑了。米尔德丽德既迷惑又惊奇地注视着他，她从未听到过这种牢骚怪话。只有阿瑟表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愤慨反应。〕

阿 瑟 喂，你这个毛孩子，去外面去吹你的牛吧！你敢在独立纪念日讲这种话，真是应该打嘴巴！

密 勒 （严肃地）孩子，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你说的，我还以为我是和埃玛·戈德曼在一起了。

阿 瑟 不要紧的，爸爸。等他进了耶鲁大学，我们就能让他改变看法！

理查德 （极为轻蔑地）喔，耶鲁！你以为世界上除了耶鲁什么都没有了。耶鲁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阿 瑟 你将来会懂的！

锡 德 （挑拨地）不要被他们吓倒，迪克。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莉 莉 （愤怒地）锡德！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理查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莉莉姑妈——一个孩子？比锡德舅舅说得更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

米尔德丽德 比他自己说的更难听，我敢肯定！

密 勒 （带着一种滑稽的随和神情说）好啦，理查德，我发觉每到独立纪念日我总得至少听一次树桩演说。我只是想在早餐之后把你这个特别厉害的人整治好，那么今天剩下的时间我就能出门了。

〔他们把这看成是一种暗示，都笑了。〕

理查德 （忧郁地）很好，笑吧！你们认为洪水是你们的身后之事！但是得注意！说不定它在你们活着时就到来呢？全世界的无产者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奋然而起？他们除了锁链什么都不会失去！（他威胁似地朗诵着）“天气渐渐热了，啊，巴比伦！你的那些柳树荫下依旧清凉！”

密 勒 哼，很好。但其中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这些话是你从现在读的书里看来的吗？

理查德 （自得地）不。那是诗，而这是散文。

密 勒 我也知道这两者有所不同。那么这是哪一本书里的？

理查德 （骄傲地）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

密 勒 哼，原来那就是你推出死囚车然后把可怜的老皮尔庞特关着的地方。（于是很严厉地）你在读这本书，我很高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理查德 （毫无掩饰他的惊奇）什么，你也读过这本书？

密 勒 咳，要知道，即使是一个报馆老板，也得时不时地读一些书啊。

理查德 （羞愧）我——我不是指——我知道你——（接着热情地）这难道不是一本好书吗，尽管——书中有关米拉波的那部分——还有关于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那部分——

密勒太太 （从前客厅走出来，由于生气而满脸通红）不要再去想什么罗伯斯比尔，年轻人！现在告诉我，你将那些书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它们原来在你衣柜的搁板上，可现在你已把它们藏到其他地方去了。快把它们找出来交给你父亲！

〔理查德突然间表现出一种愧疚和沮丧的神色，接着又立刻打算辩解。〕

密 勒 （用充满同情的目光迅速地看了他一眼）现在别去管他藏书

的事吧。我要把整个上午都耗费在这些该死的书上啦。不管怎样，他有保存自己的书籍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要它们不太——那是些什么书，理查德？

理查德 （忸怩地）喔——是些——

密勒太太 我要告诉你，如果他不情愿——那你该跟他好好谈一谈。（接着，在看了理查德一眼之后，口气才缓和了一些）倒不是我怪理查德，肯定是有他认识的哪个孩子想鼓吹什么进步和邪恶，并且告诉他关于——

理查德 不对！这些全是我从报上和别的书里看到的。

密勒太太 好啦，无论怎样，问题总是出在他搁板上的那些书上。其中有两本是那个糟糕的王尔德著的，他为了天知道的罪恶被送进了监狱。

阿瑟 （忽然地——以一种一本正经的权威口气）他犯了重婚罪。（锡德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你笑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是知道的。我大学里的一个同学与我说那个王尔德被抓进去的时候，他父亲当时在英国——并且他还说，他记得有一次他母亲问起他父亲这件事，他父亲告诉她，王尔德犯了重婚罪。

密勒 （以手遮住他的笑脸）这样看来，那一定是对的，阿瑟。

密勒太太 我相信他会犯这种罪，也会犯别的罪行。他有一本书叫什么的画像或者是其他什么名字来着。

理查德 《道连·格雷的画像》。这可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小说之一！

密勒太太 在我看这是毫无价值的废物。他的另外一本书是诗集。民歌体的诗，名字我不记得了。

理查德 《累丁狱中歌》，自古到今最伟大的诗集之一。（他将“累丁监狱”的“监狱”两字念错了。）

密勒太太 这本诗都是说某某人杀了他的妻子，又怎么样受了绞刑等等，依我看，那个人就是活该。喔，另外那儿还

放着那个肖伯纳写的两本书——

理查德 那是当今活着的剧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个！

密勒太太 听他说起来好像是煞有介事！你知道，纳特，肖伯纳就是那个写了一出关于——好了，这不用管它——这个戏糟糕透了，人们甚至不许它在纽约上演！

密 勒 嗯，我记得的。

密勒太太 一本是他的戏剧集，另一本书名特长，我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它不是剧本。

理查德 （骄傲地）《易卜生主义的精髓》。

米尔德丽德 唷！天哪，这是什么名字！它的意思是怎样的，迪克？我敢肯定他不知道。

理查德 （发怒）我当然知道！这本书讲的是易卜生，他是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

密勒太太 对了，那儿也有一本那个易卜生作的戏剧集！还有一本斯文什么写的诗集——

理查德 斯文朋^①写的《诗歌与民谣》，妈。他是雪莱之后最杰出的诗人！他讲述的是真正的爱情中的真理！

密勒太太 爱情！咳，我把这本书看了个来回，只有一句话好讲，就是他确实应该和王尔德一起进监狱。他写的一些东西我简直无法念出口来，它们是那样粗陋——都是些——好了，当着莉莉和米尔德丽的面我不便和你说。

锡 德 （朝理查德眨眨眼睛——幽默地）记住，我和那个人倒有点相近，迪克。我觉得我应该有那么一点诗的教育。

莉 莉 （有点反感，但微笑着）锡德！你不害臊么？

密勒太太 这决不是开玩笑的事。另外，还有吉卜林——可我认为他并不怎么糟糕。最后，还有一部诗集——一首长诗——鲁拜——名字叫什么来着，理查德？

^① 斯文朋（1837—1909），英国诗人和批评家。